

聽李銳祖細說從頭

沈秉和*



李銳祖

李銳祖是一位港澳著名曲家，他的傳奇之源由上海電台廣播開始。本文細述其由，並重新展示久已迷失的粵港澳臺四地文化紐帶其中的一環。此文由李銳祖親述唱曲心得和鑒賞體會，彌足珍貴。

2006年3月，我在澳門曾黃緣兩次訪問過已屆八七高齡的粵港澳知名古腔粵曲唱家李銳祖先生（1919-2011）。

他鼻尖略高，兩眼熠熠射人。聲細而清晰入耳。他在2005年跌倒傷及腰骨，常拄一雨傘以為行走支撐。他記性特好，人名、時間滴水不漏。他說：“我唱歌從不看曲，曲都在我腦裡。”話盒子甫打開，談到“老”，他笑說不主張搞大壽：

“許多老人勞師動眾，一搞完大壽就拉柴。”[按：“拉柴”，廣東俗語，謂去世。]談到家庭，他說兩個兒子都不唱粵曲，但說：“兒孫自有兒孫福，自食其力、孝順，我就滿意了。”我忽憶起唐太宗讚魏徵的話，頗覺此老亦真“嫵媚”人也！

我向他出示不久前拙文談南音〈男燒衣〉引述他意見的地方，他補充說：“‘芽蘭帶’那個‘蘭’字讀如‘冷衫’的‘冷’音；‘芽蘭’，

* 沈秉和，粵曲粵劇研究者，近年着力挖掘澳門本土的粵曲文化傳統。2007年曾採集濠江歌王、鼓咪腔創始人李向榮的事跡、唱片，將之彙集成書出版；引集名伶、唱家在穗港澳三地舞臺巡迴展演李向榮遺存曲目；復在粵港澳報章、電台、電視台、大學推廣其人其藝；2009年，應澳門博物館之邀主持起草申報澳門地水南音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文檔（其中挖掘出已故黃德森聲師在50年代殘存的七分鐘南音演唱錄音，作為申報支持檔之一），並獲得成功。

如‘高麗’巾的‘高麗’一樣，是產地名。”
[按：拙文見報後月餘，適廣州王建勳先生陪同白駒榮之女白雪梅過訪，閒談中白小姐談及年幼時曾問過其父‘芽蘭帶’是甚麼，白說就是紮腳布。]

下邊是李銳祖的談話：

我今年八十七歲了，1919年生於佛山。我祇讀過兩年小學，原因是“冇書緣”。當時佛山有個慈善家叫傅翼鵬，幼年失學，日後在香港發達，於是在佛山建了八個義塾，另一間中學（含小學），學校之名叫做“節芳”。我是半晝念義塾，半日到節芳。我貪玩，到十二歲才讀完二年級。我家祖業賣魚、瓜菜，店舖在赤下舖細橋頭，名叫“李振記”，由太公一代做落。父親在我年幼時即赴上海做生意。

我讀書不成，令家裡擔憂。繼母向在鄉下收集蚊帳布，交往廣州上下九布欄銷售，我因而認識了西關西榮巷參茸藥舖復裕堂老闆的妾侍。憑其介紹，我得以棄學在復裕堂做“後生”[學徒]，由十四歲一直做到十七歲，故我講話有西關口音。復裕堂專營“幼藥”，即珍珠、琥珀、參茸、熊膽等等貴重藥品。我揀當歸頭最熟練。

抗戰開始後，我到了上海，在涼果店冠生園做售貨員。冠生園老闆是廣東人冼冠生。在那裡我從十八歲起又幹了四年（1937-1941），每月工資幾塊大洋。二十二歲那年，我和原籍西樵、但長在上海的“杏花樓”太子女結婚。她長我三歲，結婚至今已六十五年[按：我兩次向李銳祖做訪問，他都偕夫人出鏡。兩人年紀雖大，但還時有親昵笑謔語。例如一齊吃麵，夫人問：“俾的你，要唔要？”李笑答：“你（！）我就要，要一世添！”[意謂我已“要”了你做一世夫妻。]

我雖然窮，但有志節。當時在上海，因我長得還可以，很多“鹹水妹”[指專招待外國兵輪水手的粵籍交際花]做埋長衫送給我也不要。“着你件衫俾人手指指，咪衰一世！”

當時不少廣東人在上海創業謀生。銀行買辦是廣東人做不上的，多集中在食肆、食品、百貨

行業。做百貨的有先施、大新、永安、新新四大公司[按：先施公司，由澳洲華僑、中山人馬應彪於1917年開設]；食肆如四馬路的杏花樓、南京路的大三元、浙江路的利南居等；食品則有涼果的冠生園，總店在南京路；也有各種專做粵式中秋月餅的餅家。

上海人的口味偏濃，不同粵人之清淡，故粵式酒家必置五味架於食桌以備其加味。當然亦有例外的廣東人，如薛覺先，上菜例必要先來醬油。滬人吃菜要全熟，不同於粵人要“脆口”的七成熟。

李銳祖對30年代的上海人觀感不佳。他說——

當時在滬的廣東人有這幾句口訣：“奸蘇詐浙刁無錫”；“八百里平洋，水無情，人無義”。上海人那時已很開放，廣東女人“無貞節者”才會嫁上海人，上海人亦不計較。上海女人慣交際，作風很隨便。“交際花”[按：即舞小姐]住的地方例有前後門。

滬上廣東會館不少，如華聯音樂會、三餘樂社、精武體育會等。會館都有音樂局，一般每週一、兩次，唱、彈者皆業餘自娛。會址、水電費則屬樂社提供，散局後宵夜自費攤分，稱為“搭棚”。

我原不會唱粵曲，但我聲靚，隨收音機學唱上手。冠生園有個廚房佬係從美國回來的，他在美時得過伶人金山炳指點學唱過古腔〈泣荊花〉、〈寶玉參禪〉等，唱得雖不很好，但我最早是跟他學唱的。後來音樂師傅吳少庭亦教過我古曲〈月下追賢〉。當時胡章釗[按：胡氏60年代在香港成為著名電視臺節目主持人]的新興廣播社在上海電台租了一個約一小時的廣東人時段（其他地方人亦有租播紹興戲、江北戲的），平日都約名伶唱曲，後來他們想換口味，找新人播音，就找上了我。我因之在電台唱了一段時間。⁽¹⁾

在上海我還大膽上過舞臺，演名伶白駒榮、千里駒的名劇〈拉車被辱〉。我租了一輛人力車上舞臺，做車伕，花旦是廣東人馬文萍。她現在好似還健在，在香港[按：馬氏仍居在上海]。在上海我也

認識了常來往港滬的薛腔名家羅唐生。羅原是飛機師，退役後做生意，喜歡唱薛腔，我跟他學過。

談過了他的青少年經歷，李銳祖說——

我很贊賞名伶陳非儂的一句話：“學無常師”。陳就跟過六個老師。我呢，正式老師是潘賢達，他原是劃則師，好“巴閉”[按：即出色之意]！我1951年一到香港就跟他學。他說：“都得，不過要拆棚搭棚，從頭來過。”他教歌不收錢，還請吃飯。他教我唱古腔〈小青弔影〉、〈季札掛劍〉等，同學還有呂文成[按：著名粵樂家]的女兒呂紅。當時我們並無正式拜師，後來潘賢達六十大壽時，即興叩頭斟茶，才算正式拜師。潘師母是大戶人家出身，我們叩頭她也跪低陪行大禮。

談到這裡，李銳祖發揮說：“從小節往往看到一個人的修養。”他說——

我曾目睹何鴻燊有一次弔唁，入靈堂之前先把西裝上衣的鈕扣全扣好，才入堂行禮。新馬仔就不行，他好戴西式呢帽，但不曉得中西兩種帽的分別：穿中國瓜皮禮帽入堂行禮例不用除帽；戴西方氈帽就要除帽。他戴呢帽行禮，不懂禮數！”[按：過去上海黑社會大亨杜月笙，見客時例必把對襟衫上的第一粒鈕扣也扣緊。]

初到香港，李銳祖時常在灣仔一曲藝社埋局。那時香港的唱者和樂師也都是業餘自費的。他也常到中環華人行六樓的和聲唱片公司閑聊，認識了老闆趙威林、頭架[樂隊首席]譚伯葉、樂師呂文成、朱頂鶴等人。那時他曾請樂師吳少庭教唱古腔〈月下追賢〉。李說——

我雖無大名氣，但趙老闆賞識我，從不在別人面前“彈”我[按：批評之意]。到1961年我灌錄第一隻唱片，唱白老七（白駒榮）的名作〈泣荊花〉。其間我亦經常到歌壇埋局，與四大天王之

一的徐柳仙等稔熟。其時又在電台和盧海天、許卿卿錄過〈二堂放子〉，我做仔，和梁以忠錄過〈西遊記〉等。

2001年，李銳祖把過去唱過的八首古腔名曲重新製作，以饗知音。

我請他總結幾十年的唱歌經驗。他說——

精要在四句話，都是“惡嘢”[難對付之意]。嚟架，話晒俾你聽都未必學到。一要口傳心授，還要有諸多因素配合。所以名伶一身絕技也要擇人而授。李雪芳[20-30年代粵劇名花旦]收徒弟，你聲靚還不行，還要查家宅，看你有無身家。為甚麼？她成擔心機[按：擔唸去聲，成擔心機即許多精神]教曉你，你最後話有身家置行頭[按：無錢置戲服]，咪搵來搞！[按：即白費力氣。]

唱歌還要視個人文化背景與歌曲是否合拍。例如盲公杜煥，我未聽他之前有人問我意見，我說他唱〈男燒衣〉肯定好過〈客途秋恨〉，因為〈男燒衣〉入俗，啱杜唱。

呢幾句“惡嘢”，你一定要記下來，是前輩教落嘅（他莊重地說）。那是：快而不亂，慢而不散，弱而不虛，強而不燥。

先說“弱而不虛”，李向榮名曲〈雲雨巫山枉斷腸〉開頭那段打引詩白：

“多情自古空餘恨，雲雨巫山……”之後由正線轉拉反線腔“枉斷腸”。這個調式是他的首創（李銳祖示範）。他在“腸”字後再用“𠵼”音[按：即國際音標的a:]擺腔做一個長腔（五上尺乙士士合—伋—合士尺上乙—），聲量由強轉弱；但由於他充分發揮了口腔、鼻腔的共鳴，故柔韌不斷，沈實有力。

次說“慢而不散”。仍以上曲〈雲雨巫山枉斷腸〉尾段合尺花為例：“我寧願空門長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作收場。”那末一句“阿彌陀佛”（乙尺尺乙士合伋士合）就能慢而凝氣不散，不斷，由軟而實。

李銳祖說，這種工夫唱法也要有藝術修養的人才可欣賞到。他說他的古腔〈周瑜寫表〉，某次他搭的士時司機開收音機剛聽到就說：“唱到慢吞吞無氣無力，音樂聲大過佢。”的士佬不知寫表時周瑜病得要死呢！

接着談到“強而不燥”。我主動談及陳小漢80年代的幾支名曲，感情充沛，但似乎就“爆”了一點。李笑了一下，未置可否。但他隨即作了下面的申說，我覺得非常精采：

薛覺先的英文秘書羅澧銘這樣跟我說過：“阿祖，有兩句話你要記住：‘天下無正音，悅耳即為娛’。”陳小漢的好處是有自己面目、入俗，有觀眾。他的風格祇有他自己能用，別人學不了。

我覺得，李銳祖上述講話精采的地方在沒有把口訣僵化，能把藝術上的新經驗融入他的口訣中，非常開放。雖說那口訣是“話晒俾你聽都學唔到”，但李的總結不僅是唱歌的法門，也是聽歌的指引。

聽完他的唱曲心得，我似乎有點意猶未盡，明知強人所難而仍大膽請李銳祖對一些伶人隨意加以點評。出乎意外地，他有問必答，尖銳明快——

白雪仙

藝術總評：“整古做怪，有樣好”；“洗幹持教過她”。[按：洗與李銳祖均宗白駒榮]

白雪仙唱得最好那支曲是和薛腔傳人羅唐生合唱的〈司馬相如〉。她聰明絕頂，有生意頭腦，專搞時款花箭[按：即流行意念]，服裝佈景，搞排戲制度等。當日她父親白駒榮對薛覺先說：“而家我個朵唔夠你響，佢跟你學啦。”[按：朵，即名聲]薛答應了，白雪仙即斟茶叩頭拜師。

（我插話說：“白雪仙口鉗幾好。”李答：“淨係呢樣囉，口白好是跟老豆學的。”）

潤心師娘

女人唱南音，最好是她。她唱改自粵謳的南音〈何惠群嘆五更〉：“懷人對月上南樓，觸起離情淚怎收？”真好！好就好在催快墜慢、高低跌宕都恰到好處。

紅線女

高低隨意，好！尤其〈搜書院·柴房自嘆〉那段南音真好。花旦唱南音有個好，好的數她。

芳艷芬

低音好。尤其“祭塔腔”好。故某名伶演〈新白蛇傳〉都唔敢唱祭塔腔。當然，“祭塔腔”最好是李雪芳，1953年在麗的呼聲我和她合唱過。

區均祥

吹拉彈唱都得，有料。但（……）！[李原語是嚴厲批評，不具錄。]

李向榮

我和他相熟，跑狗場開幕時，一齊在狗場做檢票，每日30元，週六週日開工。佢（解放前）在鄉間教書，惡人嚟架，兩支槍，一枝駁殼，一支煙槍。

（我插問：“教書都要槍？”答：“鄉下惡人多。”我再問：“教書怎抽得起煙？”答：“打更佬都食啦！多有多抽，曳有曳食。”[按：“曳”，廣東俗話，劣質之意。]英國佬最害死中國人的係呢樣！）

李向榮喉、牙、舌、鼻、齒（五音）的共鳴擺得好。別人的批評可以不計[不在意]，但連白駒榮都贊佢唱得好的人就肯定係好！

李向榮有拜過師，開頭祇識拉二胡，唱歌是聽唱片、收音機學的。他失戀，無可發洩，於是自編自唱了那幾首歌，完全是真人真事！

歌不一定要唱得多，李向榮一世人就至叻（出色）四支歌[按：我未追問哪四支，估計即演出最多的獨唱曲〈離鸞秋怨〉、〈雲雨巫山枉斷腸〉、〈敲碎別離心〉、〈秦瓊賣馬〉。]

陳笑風

唱得好。但……[李原語係批評]他那支〈山伯臨終〉的板式分明學自李向榮。

梁以忠

絕頂聰明，吹拉彈打唱都得。

薛覺先、白駒榮、新馬師曾

我有這三人的從藝資料集，肯定為別人所無。例如薛扮花旦反串的歌，資料都“塔”（鎖）在保險箱裡。[按：今銳祖老仙逝，資料尚存否？]

[李銳祖最初學白駒榮，他說喜歡白的聲線，喜歡他對喜怒哀樂的表現，有味道。]白當紅時在廣州黃沙柳波橋有間大屋，“趟攏圓腳門”，巴閉！[即引人注目。]

陳卓瑩

澳門音樂家中，最有料是他。他的兄長陳鑑波亦好嘢。[按：陳的哲嗣陳仲琰老師前時在澳門永樂戲院演唱〈胡二賣仔〉一曲，聲情極好，音域寬，上去低得來，大受行家穆凡中、黃德鴻的好評。]

鄧碧雲

心地最好。音樂家廖了了晚年無着，但住大華、和平旅店的長房。我探他，他對我說：“係大碧照起”。[大碧係鄧碧雲綽號，照起，關照意。]

靚次伯、梁醒波

靚的龍舟好，波叔長花好。波叔死咗有人識做戲喇！

馮鏡華

好嘢，綽號“梵音鑑”，梵音最好。他教我唱過龍舟，但人好惡。鄧寄塵那時已成名，跟他學唱，間有不善處他當眾責罵不俾面，鄧頂唔住最後放棄，後來才由少新權接手教。

戒聞和尚

現仍在竹林寺，梵音數他最好了，但久已不唱。何非凡亦好。[按：何的獨唱名曲〈水月祭金釧〉便有一段長長的梵音。]

李寶瑩和崔妙芝

李是本身功夫就多，崔是學芳腔學得好。

麥炳榮

名曲祇有兩支，除了〈鳳閣恩仇未了情〉之外，是〈漢武帝重見李夫人〉，古腔曲。

徐柳仙等

徐聲好，唔駛咪嘅！[咪，麥高風。]書畫家鄧



本文作者訪問後與李銳祖合照

芬喜粵曲，在上海時曾為自己寫了〈夢覺紅樓〉一曲，自編自唱。陳德鉅玩音樂，在新月公司灌了唱片。但此曲用得太多高指，鄧的聲線又不行，不受歡迎。後來鄧還是送給柳仙唱，但老闆趙威林開始時也不看好，其時徐在上海又抽大煙又賭錢，弄得兩手空空，趙先寄“水腳”[按：即旅費]給她來香港，讓她來灌錄，結果讓徐唱紅了。此曲內容單薄，堆砌文詞，“冇中心”！

張月兒

聰明！

鍾雲山

聲音清脆，入俗。

冼劍麗

聲音較特別，入“幽怨”一格。

【註】

- (1) 按上海之有民間廣播電台自1929年始，到1934年已有五十一座廣播電台。他們以娛樂節目為主，佔全天播音時間85%以上。除了點播唱片外亦以出賣播音時間以賺取經費。戲曲名伶亦常應邀上電台錄演，如越劇的袁雪芬、傅全香等。見陳伯海主編《上海文化通史》上卷，頁643、646。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另有報導稱粵伶徐柳仙以一曲〈再折長亭柳〉在上海電台熱播，連唱片都因過度播放而損壞。